



資治通鑑綱目第七

十二年

鴻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為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缺谷大

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

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少府官達於從政舉

錯時當經術文雅足留神考察上體斷國論

身兼數器唯陛下留神考察上體斷國論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非官所治無非

天事苟一職之或一月更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

奉初陵 集覽 戲鄉戲水之鄉在新豐東 ○帝始為微

行 上始為微行又戲鄉戲水之鄉在新豐東 ○帝始為微

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之集覽 從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初置

也寵幸無此故假稱之集覽 從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初置

帝時更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二千石平三月丞相禹

罷夏四月以薛宣為丞相進賞賜甚厚宣為相官屬

示自貶也負斧質負荷也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寵幸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

婕妤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

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幸有女弟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

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帝時披香博召入姿性尤醜粹左

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貴領後宮於帝後

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婕妤正尚末蒙福為邪

潛告許皇后班婕妤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如無知楚莊王何

欲以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如無知楚莊王何

益故不為也善其對赦之捷行恐久集覽夫楚人也王好

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二年王感之而勸政事

獵媼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二名湖姓也武帝征

和元下奉也共居用反養王故云廣漢鄭躬等作亂

四年秋河水溢十劫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

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居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

後順天勿塞以圖水劫河成居之當稍自成川跳沙土然

不寒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遂止

廣漢太守討鄭躬等平之冬以趙護為

或相捕斬除罪鄭躬等犯歷四縣眾且萬

為廣漢太守發兵擊之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

城門兵特平向侯譚榮上悔前發之乃復詔成都侯商以

音宜承聖意加異往時每事月

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下諫大夫

劉輔獄為鬼薪論其所欲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

長往來通語歲餘許之占所與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

大夫劉輔上言此自然之異者祗懼動也昔武王周公承順

以先降輔以災變此自然之異者祗懼動也昔武王周公承順

神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異者祗懼動也昔武王周公承順

集覽

心不盡死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將軍辛慶
 忌廉容光不聽不罪在狷之為言然夫後百僚竭忠書曰臣聞明主
 垂寬劉輔以前聽幸得託公族親在諫臣之新從下獄臣竊
 見劉輔以前聽幸得託公族親在諫臣之新從下獄臣竊
 等知朝以爲輔幸得託公族親在諫臣之新從下獄臣竊
 未與衆直盡心假令輔用不坐而折傷之暴人下當隆理官
 問與失忠直盡心假令輔用不坐而折傷之暴人下當隆理官
 下公失忠直盡心假令輔用不坐而折傷之暴人下當隆理官
 公失忠直盡心假令輔用不坐而折傷之暴人下當隆理官
 銷矣莫敢盡節忠言非用不坐而折傷之暴人下當隆理官
 一竊論傷之唯陛下下神省察上乃從之暴人下當隆理官
 爲等論傷之唯陛下下神省察上乃從之暴人下當隆理官
 白上復于毛氏至王屋間也王肅云善心其聲魄云窈窕
 暴治註官必罰其罪幽而治之書舜典詢于四岳闕四門
 官信賞必罰其罪幽而治之書舜典詢于四岳闕四門
 官亦四認是也共工獄史燧倫議法也取新於山以給宗
 朝謂之刑獄論爲鬼獄論音倫議法也取新於山以給宗
 新二歲刑獄論爲鬼獄論音倫議法也取新於山以給宗
 曼早死不修廢以與馬聲色供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
 子乘時後廢以與馬聲色供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

集覽

月封太后弟之子莽爲新都侯

身博交英俊內事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救衛黃
 外郎父首垢面不事諸父由是請分戶爲節操愈謙
 藥亂父首垢面不事諸父由是請分戶爲節操愈謙
 門郎父首垢面不事諸父由是請分戶爲節操愈謙
 涉陳湯亦成爲莽言爵位益尊節操愈謙
 夫侍中名上發之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
 餘收贖名上發之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
 諸父矣敢爲後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買侍諸父
 子爲買因之即後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買侍諸父
 伯奉博也與之也博女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買侍諸父
 也奉博也與之也博女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買侍諸父
 皇后皆以黃立節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
 向以爲別王教多通侍郎宮如多子始於序得失陳法承相
 如貞婦與國顯家及外自近者始於序得失陳法承相
 傳記行事著新嘉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承相
 不能盡用然內嘉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承相
 其言常嗟嘆之內嘉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承相
 也孽孽孽支無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
 也孽孽孽支無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
 民昌陵制亡之國奢泰文皇帝嘗美石椁之固張釋之曰今未

六月立健仔趙氏爲

集覽

集覽

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

願社稷之長福也去年九月龍見而日食今年二月星
三代之所以喪者皆由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日食今年二月星
其效建生始奢平之際許班之貴重帝法度四方聽用其言官秩不可
當矣今之徒以誅驕其親屬為亂併權從橫於炮烙絕舉之吏莫
敢奉憲又李以報德復然大除罪多繫無辜生入死出者不
主為趙李是以棄萬乘之至貴樂家小人之賤事高美之尊號
可勝數是下卑字崇聚之輕無義小人之賤事高美之尊號
好匹夫之相隨烏集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下所
之固挺身之臣執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下所
戶奉宿衛之相隨烏集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下所
在積數年矣王以民為基本不財為本財則下則下則下
畔則上愛民力去高初養基本不財為本財則下則下則下
財後反故民力去高初養基本不財為本財則下則下則下
而後繼體之百姓怨恨初養基本不財為本財則下則下則下
九出欲輕身安行無承天嗣之道尊先祖之法度無以於陛下
人道業如身安行無承天嗣之道尊先祖之法度無以於陛下
於功下業如身安行無承天嗣之道尊先祖之法度無以於陛下
唯章則下留神反覆孰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
章則下留神反覆孰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

集覽

皆皇天而與諸舅所常憂至親難言故推求等使因天
使侍御史見答札至用上對上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
亦沈酒周書泰誓沈酒冒色蔡氏傳沈酒沈酒沈酒沈酒
齊同韓詩曰飲酒飲酒飲酒飲酒飲酒飲酒飲酒飲酒飲酒
行之家詩曰飲酒飲酒飲酒飲酒飲酒飲酒飲酒飲酒飲酒
起也穿地為院井大起谷永本傳注起酒許然謂李本從
音淨穿地為院井大起谷永本傳注起酒許然謂李本從
耳榜筮曆於院井大起谷永本傳注起酒許然謂李本從
主藥反所於院井大起谷永本傳注起酒許然謂李本從
女傳曰笑名曰膏塗者樞通七感反痛也莊音蒲庚反答擊也
中如曰笑名曰膏塗者樞通七感反痛也莊音蒲庚反答擊也
帝征和二年標輕標明白者平韻會注除免之也音閣反注見
不持重也標輕標明白者平韻會注除免之也音閣反注見
也猶周也標輕標明白者平韻會注除免之也音閣反注見
無幾令便發行冀也少儀曰國令發去他歷反言賦稅密也
殿置也勿置馬回也蓋舊者謂已救過此
一二月以王商為大

關內侯 上以趙后之立長有力焉德平當以為長嘗白罷

三年春正月晦日食 ○冬十月復泰時汾陰五

時陳寶祠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時其日大風壞其

之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應誠未易動上意於國之神寶舊

無繼嗣白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時皆復陰后土如故及

雅五時陳寶祠長安郡國祠著明時皆復陰后土如故及

好鬼多術屬上書言祭祠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頗

費用多谷永說上曰臣聞祭祠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頗

知萬物之情不可謂臣聞祭祠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頗

輕舉黃言而盛化奇怪鬼神及有諸背仁我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祭

景終不可聽其言洋洋者耳若將可遇聖人絕之而語曰唯陛下情

距絕此類毋令妄人有所言若將可遇聖人絕之而語曰唯陛下情

難於禍福而欲動鬼神以見其功不可謂之明也

况餘人乎見而欲動鬼神以見其功不可謂之明也

光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 竹宮武帝元鼎四年汾

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 竹宮武帝元鼎四年汾

陰雅上雍五時注見景帝中六年 竹宮武帝元鼎四年汾

遙與輒舉黃金治變化之術漢武內使曰李少君上言臣能

飛龍而八遊徧乘白鶴而九變周又郊祀志注晉灼曰道

家言謂辟丹砂令變化可鑄為黃金案此術是也左道師

古曰謂辟丹砂令變化可鑄為黃金案此術是也左道師

若巫蠱及俗禁 十一月陳留樊並山陽鐵官徒

蘇令等作亂皆捕斬之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

不報 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聞聽言不求其能舉功

慮勇士極其節法夫勉其死合天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

以舉秦如鴻毛祖之法加遺此高天所無敵於天下也

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寐茂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

衣各屬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

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

緣其而起者蜀郡是不敢和成而謀今布衣乃窺國家之

間而起者蜀郡是不敢和成而謀今布衣乃窺國家之

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
則重報失士則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
致復也今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文王九臣者桓公不逆欲求見
士所以不臣也今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文王九臣者桓公不逆欲求見
問其所以不言也今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文王九臣者桓公不逆欲求見
此則天之所言也今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文王九臣者桓公不逆欲求見
國至衆多也然其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者天下之
不繆施之當出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者天下之
又加石高祖所以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者天下之
陽湖者愚民上以言為諱朝廷直敢而引廷承順上指莫
有執以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甚君千臣皆承順上指莫
節結以屬其舌而矯曲朝及其非急而法下無諱之詔博覽
最聽家之臣大患也則往者雖不除其非急而法下無諱之詔博覽
君命謀及主威則往者雖不除其非急而法下無諱之詔博覽
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三
與此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春秋水災三
危呂霍上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三

申戊

四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三月如河東祠
后土夏大旱秋七月晦日食有司司
二今三信此數也

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後以魁柄使之
驕逆至於夷城此失親親之義也乃尊寵其位後以魁柄使之
子孫慮後防之易則危矣已執上陵於君權
隆於主然後防之易則危矣已執上陵於君權
臣徒供役者即鐵官徒去聲應和山陽注求索與已平
及隨物已者劉原父曰漢氏山寶隋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
索此物此下所謂曰漢氏山寶隋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
昆山之物有劉向論范疴疾行正義曰昆山中斷其靈使
隨縣北劉向論范疴疾行正義曰昆山中斷其靈使
之而乃能去後隨珠其疾為斷蛇白歲餘見周服王三寸絕
白而乃能去後隨珠其疾為斷蛇白歲餘見周服王三寸絕
年以九人九日九見九王號隨珠其疾為斷蛇白歲餘見周服王三寸絕
納其九人九日九見九王號隨珠其疾為斷蛇白歲餘見周服王三寸絕
一粟九米九日九見九王號隨珠其疾為斷蛇白歲餘見周服王三寸絕
八句股九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輩也輸六微九章九見周服王三寸絕
為臣而巳三鳥春也真臣語可謂二具臣矣言不足七方田
六地震五山陵崩也春秋二臣語可謂二具臣矣言不足七方田
二今三信此數也

王上罪寢不治

惡言有司案驗因發相禹奏立怨望有

詩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故帝王不聽請
中書按驗言無事實而親者發聞今梁王年少頗有外故帝王不聽請
服以爲公族父同產長年之不倫梁昭聖德之富足以招致臣愚
以爲少而父同產長年之不倫梁昭聖德之富足以招致臣愚
發舒以同產者亦有父同產長年之不倫梁昭聖德之富足以招致臣愚
王辭不不得轉移前更審考清問著不然而也切過言何故致自
亂也子由是寢而治親之更審考清問著不然而也切過言何故致自
觀也韓注中韓之言謂宮中宣公之言惠公幼其言無兄頑於
交積故詩云中也言謂宮中宣公之言惠公幼其言無兄頑於
宣姜故詩云中也言謂宮中宣公之言惠公幼其言無兄頑於
或音也故詩云中也言謂宮中宣公之言惠公幼其言無兄頑於
父同音也故詩云中也言謂宮中宣公之言惠公幼其言無兄頑於
等倫也故詩云中也言謂宮中宣公之言惠公幼其言無兄頑於
弗問也故詩云中也言謂宮中宣公之言惠公幼其言無兄頑於

以何武爲京兆尹

無赫赫名去後嘗見思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
其除宮不肖敬之如一失然後入國各重其守相行部必先
傳舍問墾田美惡已見二千石
按察也
已爲句

酉巳

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無雲而雷
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秋七月有星孛于

東井

上以災變傳謀羣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
順天地則五徵著命有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

行逆天暴物則復讞告更命有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
惡洽變始不以復讞告更命有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
同也建始不以復讞告更命有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
所書內則爲深宮後庭驕臣悍疾外則爲諸夏下土之
固街巷則爲深宮後庭驕臣悍疾外則爲諸夏下土之
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之
寒細微言之所累年下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致慎
起細微言之所累年下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致慎
燕飲後後宮之政輕身遠下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致慎
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遠下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致慎
亂之塞矣諸夏卒兵萌而止不飢饉比年郡國傷於水
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止不飢饉比年郡國傷於水

禾麥不收宜捐當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總經義並
於民不心市德振禍困乏道也願而耕桑下勿苛其時以益成濟泰之
費若心諸夏之亂無幾可息勸向桑上書曰臣聞帝舜常以伯禹
毋自若丹朱不諱廢周公戒成王母若殷王紂惟陛下宣之留神察焉
亂自戒之易出惠昭之去無後昌邑昭然哉天文難起相曉
秦漢之著於漢紀天之無後昌邑昭然哉天文難起相曉
願賜清著於漢紀天之無後昌邑昭然哉天文難起相曉
上輒入之然終以不能圖陳狀豈不昭然哉天文難起相曉
時曰五者來備各以節其叙蔡氏傳曰徵驗也五者各以時至
故曰時也序者應也節也叙也蔡氏傳曰徵驗也五者各以時至
明也恒與序同過也節也叙也蔡氏傳曰徵驗也五者各以時至
急則恒與序同過也節也叙也蔡氏傳曰徵驗也五者各以時至
秋君光十年所易則恒與序同過也節也叙也蔡氏傳曰徵驗也五者各以時至
其君光十年所易則恒與序同過也節也叙也蔡氏傳曰徵驗也五者各以時至
帝命昌邑王即位而後有德清燕之間而立宣帝天去就
天命昌邑王即位而後有德清燕之間而立宣帝天去就
安命昌邑王即位而後有德清燕之間而立宣帝天去就
賜召見時無德清燕之間而立宣帝天去就
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先王商薨紅陽侯立次當輔政
以上為吏所發上由是廢之而用其弟萬根故槐里令朱

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官更賜禹地根爭以為此
由是數毀惡之上愈敬厚禹每病輒自臨問之親拜於下
有大小政必與官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禹以天子師每
言示禹頗然之未有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禹以天子師每
上曰春難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又與根不平恐為所災變之
意深遠難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又與根不平恐為所災變之
應之屬不義何也王新學小生亂道所怪神夷性與天國災變之
雲曰今此朝廷大臣上故槐里令朱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餐
願賜尚方斬馬劍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益所不至也對臣
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詭譎曰臣廷下從龍降
比干游於地足矣未解知聖朝何如耳曰臣廷下從龍降
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曰臣廷下從龍降
直於出使其言是意不可誅其言後得非固當容之臣廷下從龍降
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非固當容之臣廷下從龍降
因旌而直臣集覽肥牛亭在縣西禹扶風平陵故縣請此地
以旌而直臣集覽肥牛亭在縣西禹扶風平陵故縣請此地

李雲

陸冢衣冠所出遊道注見惠帝四年月出遊衣冠之道也
空食祿也詩伐檀彼君子不素餐兮箋云彼君子者仕
有功力乃貴受祿楚辭九辯痛慕詩人之遺風方願誌志乎
臣比干殷紂之臣皆龍逢夏桀之臣諫死之業太甚於
車牙若鞮單于立○徵張放入侍中尋復出之

張放復徵入侍中太后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
其能默辱上於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
公卿上亦稍厭遊宴復備經書之業太后甚悅
左將軍

辛慶忌卒慶忌為國虎臣匈奴

二年夏四月遣中郎將段會宗誅烏孫太子番

丘康居遣子貢獻初烏孫小昆弥安日為降民所殺

大昆弥伊秩靡為大昆弥父之羽笑難所并使人刺殺之立公
主孫伊秩靡代為小昆弥漢遣中郎將段會宗發巴校尉
安兵即誅未振將太子番會宗為言來誅之意昆
國兵徑至昆弥所召番會宗為言來誅之意昆
殺之安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為言來誅之意昆

彌以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未振將大
栗八萬餘口北附康居以備之欲借兵兼分兩
宗與都護孫建并力居復遣子康居事然輸遺
勞且無寧歲以兼有烏孫康居事然輸遺
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
相國司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
之結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
今與匈奴俱稱臣未有益所省而康居驕然
都護其吏至其國故為無也匈奴百蠻大國
侍康其欲賈市為好單于之悔自甲為之
復使康其欲賈市為好單于之悔自甲為之
縶不使以章漢家不通禮之國漢為新通重
絕縶不使以章漢家不通禮之國漢為新通重
墨縶不使以章漢家不通禮之國漢為新通重
探伺也所省視也重致遠人司讚曰向侯
二年春正月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昔周岐曰
漢今所起星地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亡矣必集覽此星地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獨以爲爲立嗣以親兄終弟及尚書盤庚殷之及王也中山
王帝親弟宜爲嗣上以終弟及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
朝不從光義立定陶王欣封孔吉爲殷紹嘉庚三月
爲皇太子左遷光廷尉

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爲公初詔求殷後分散爲十餘
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
梅福皆以爲宜封孔
子世爲湯後上從之

夏建三公官大司馬根去將
軍號改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初御史大夫何
武建言末俗事

秋八月中山王興卒孝謚曰匈奴車牙單
匈奴遣夏侯藩使匈奴

于死弟囊烏珠留若鞮單于立漢遣夏侯藩使匈奴
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

威根即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驚羽如得之於
邊其饒根爲上言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
單于宜但書獻此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其報必大單
于曰此天子書詔語邪將使者所求也

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先已問溫賜除王曰匈奴西邊作
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先已問溫賜除王曰匈奴西邊作
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先已問溫賜除王曰匈奴西邊作

二今徒藩爲濟南集覽
太守不令當匈奴也謂匈奴有地其地當張掖郡師古曰斗絕
中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爲值當也言其地當張掖也

大鵬也其羽可爲箭翎也溫偶餘匈奴王之號也
音塗穹廬師古曰狗帳也其形穹隆故名穹廬也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
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

定陶王陶王以天子既奉人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景爲定
陶王以天子既奉人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景爲定

左遷少府以師丹爲太傅初太子之從之幼祖母問所以謝宗以爲
養視及爲太子頃之皇太后欲令復顧私親皇太后曰居定陶躬自
家帝曰抱養之承正統太后不得復顧私親皇太后曰居定陶躬自
傳太后抱養之承正統太后不得復顧私親皇太后曰居定陶躬自

是令傳太子家集覽
得至太子家繼奉大太子後宗禮王后無嗣則擇建支子以
孫繼世爲君其餘庶子不得近思錄曰古者諸侯之適子以
之始祖其子孫百世庶子不得近思錄曰古者諸侯之適子以

別爲宗而小宗適有子其宗則與高祖之適也
第爲宗繼而小宗適有子其宗則與高祖之適也
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繼祔五宗也

十七年小宗有後大之義

氏自殺以王莽為大司馬

與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嬖居長

服御物賂遺長欲求復為健行長受詐許為白上立

左皇太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嬖

王莽心害長有怨至是使嗣子融從長請車騎立

立故與長有怨至是使嗣子融從長請車騎立

以疾口上愈疑速長賜發后藥自殺承相方進

中使廷尉孔光持節賜發后藥自殺承相方進

笑立夜歸不道上方進亦不忍致法遣就上國

博等皆歸不道上方進亦不忍致法遣就上國

方進內慙上方進亦不忍致法遣就上國

君何疑馬方進起視事復條奏上報曰朝過夕改

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善免二十

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授出同列繼四父而捕政

名譽過前年遂克已不僮諸賢良以為景人問疾

悉以亭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

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如列侯遣夫人問疾

使問知其夫入皆驚其飾名如此為僮遣夫人問疾

車騎之官四伯叔父罷刺史置州牧

根四人皆葬之伯叔父罷刺史置州牧

相準治賤不以甲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

石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以風化天下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務之非臯

而不敢請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務之非臯

不備因是絕而人為是去小不備而大不備

夫教所以化之於刑罰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帝則湛女色感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說忠直之

集覽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遏合反以孔光為丞相光於大行前拜受太后詔

又如字讀以孔光為丞相光於大行前拜受太后詔

罷秦時汾陰祠復南北郊夏四月太子欣即

位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尊皇太后曰太

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葬延陵○追尊定陶

共王為定陶共皇至太皇太后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

陶太后宜何君旦孔光素聞傳太后剛暴長於權謀恐其與

政事不與帝言此宮相近即議以為宜改築宮何武曰可

從復道宮上從武帝言此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傳太后

直道行人高昌侯董安希欲稱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

陽事下有所子及董安希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太后而稱引王莽師丹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

后封了明傅晏比目為列侯○六月罷樂府官

樂府官帝成

樂府官帝成

樂府官帝成

樂府官帝成

樂府官帝成

樂府官帝成

樂府官帝成

樂府官帝成

樂府官帝成

樂府官帝成

樂府官帝成

詔劉秀典領五經

詔劉秀典領五經

詔劉秀典領五經

詔劉秀典領五經

詔劉秀典領五經

詔劉秀典領五經

詔劉秀典領五經

詔劉秀典領五經

詔劉秀典領五經

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
用也禮以明體白著見故無神訓也書以廣聽而備之
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六藝之常道也
六經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諸子詳見藝文志
上流書師古曰上商子衣末也其於六經如醫藥之
與流書師古曰上商子衣末也其於六經如醫藥之
九章也折中史記曰折中而用之也
中當也猶折中而用之也
書貢禹傳無所折中而用之也
並音竹仲反禮所失而求諸野史
外求其正見將有禮所失而求諸野史
不妄婦之道景春曰利因孫以非張儀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孟子
曰或婦之道景春曰利因孫以非張儀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孟子
左或婦之道景春曰利因孫以非張儀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孟子
舒推明孔氏抑出百態方之謹相方明董仲舒之意也仲說之徒或
河間王良萬戶
表儀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少貧者無方維之地小民安得不足塞井兼之路去如婢除專殺

河間王良萬戶

之

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
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大吏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
主名田各有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
過三田人期盡二年內侯吏民名田皆過三田人期盡二年內侯吏民名田皆
或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目須後遂寢不行賈爲罷
官織綺繡除任子令誅謗詆欺法出官人免官
奴婢益小吏俸○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
師丹爲大司馬初太皇太后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
之又置酒未央宮內者令曰定陶不肯會藩妾何於復令書親事
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曰定陶不肯會藩妾何於復令書親事
旁去更設行責內者令曰定陶不肯會藩妾何於復令書親事
徹夫多給事之坐朝朔望加恩寵不置中黃門乞骸骨罷就第
特進給事之坐朝朔望加恩寵不置中黃門乞骸骨罷就第
謙稱疾傳罷衆始與政事於喜黃金百斤太親也喜獨執
輔政乃武師丹爲始與政事於喜黃金百斤太親也喜獨執
養病何武師丹爲始與政事於喜黃金百斤太親也喜獨執
病一曰故退歸百僚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議不衛百萬之
太后曰故退歸百僚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議不衛百萬之

衆不廢如也一賢喜立於朝... 遣曲陽侯

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况為庶人

善以初立故且優之... 帝少而聞知

九月份地震

抑外親並大為臣地... 崇少穎公賢

陽抑陰以救夫本固則精神... 疏河者

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集覽晉病書妖病也李奇曰內妖
開宗伯文曰解音懈除也頃數禱祠祈禱得求曰祠史解
通鑑釋文曰三輔黃圖云未冠帶中非常室成帝前綏和
年鄭通里人王褒黃圖云小冠帶中非常室成帝前綏和
卒病狂易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乃問非常之
誰以誰何稱曰自用為官名有大誰長令此卒者長所領
官謂此者令一人病而變易其常也中章此乃謂中語乃
帝是元此語必傳太后在彼說也前出事謂直前當熊之事

丙辰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策免大司馬喜
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

馬衛將軍丁傳驕奢皆煥傳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稱

大臣正議又內迫傳太后先免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
朱博與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知喜遂策免喜御
史大夫官既罷議者多以為濩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
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於是博

謂鼓妖

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
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相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
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遂更拜博為御史大夫又為丁
將軍如故事集覽宣帝二千石注見夏遣高武侯傳
喜就國周傳上與師丹同心背御史曰喜附下策免丞相
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孔光自議繼嗣
太后指策免為庶人問黃門侍郎揚雄及李尋對曰此洪範
如鍾鳴殿中以為庶人問黃門侍郎揚雄及李尋對曰此洪範
所謂鼓妖者從生也人君不聰以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
且曰博為所從生也人君不聰以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
宜相塞耳則凶惡亟疾多權謀宜將不聽集覽嚴猛而閉下
栗而音聲故有鼓妖之氣詔共皇上去定陶之號立廟京
師尊共皇太后傳氏為帝太后共皇后丁氏
為帝太后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於是帝太
少府大僕傳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
丁傳為公卿列侯者甚眾然帝不甚假以權執不如王氏

在成帝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侯王莽

就國承相御史言師丹不宜有爵士請免為庶人詔免丹

遣莽就國天多冤王氏者諫大夫楊宣言承東宮帝稱

皇太后春望秋七十承天序豈不傷帝深感其引領以封商子邑

下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引深感其引領以封商子邑

勸功其進帝則苟自守而巴忍功效真二千石九節不卿缺以高

都成集覽罷州牧復置刺史宋博復封商子邑

謂如故從之集覽千石以高第補以二千石高節二年補九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門待詔黃

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集覽陳聖

延年益壽上以寢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集覽劉陳

本舜後葬自稱陳之後故謬語以明集覽秋七月詔以永

陵亭部為初陵勿徙民○八月詔罷改元易號

事待詔夏賀良等伏誅上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

信道不篤過聽其言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可安國家朕

改是謂過矣前詔非赦令皆悉復諸神祠復前出所嘗

興諸神祠凡七百餘祠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

趙玄減死論陽鄉侯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

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許孔鄉侯大夫趙

為庶人上疑博玄承指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請免

三等刑晏戶四分之一殺國除者集覽相要要平冬十月

以平當為丞相賜爵關內侯故

二年春二月丞相當卒或謂當不可當當病篤不應召

子河鼓集覽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河鼓

有星孛有星孛

為牽牛正義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二將
軍中大星大將軍軍其南左星左將軍軍其北右星右將軍占
明大光澤將軍軍有功也○夏四月以王嘉為丞相嘉
動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是以教化
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以教化
而治功立孝文之後也其官者或長子孫亦安官樂職然後
氏則倉庫吏之苟且舉之其後細發陰私送公卿以下轉相促
下相望莫有政事舉之其後細發陰私送公卿以下轉相促
急又數政更求全下舉之其後細發陰私送公卿以下轉相促
路中材苟民慢易之或持其危微過增壹功營私者多一
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危微過增壹功營私者多一
隸或上書告之衆庶莫肯知其易危小夫意則有離畔之心
蘇令等縱橫吏士莫肯知其易危小夫意則有離畔之心
帝悔之詔二千石不為故縱遣使賜金慰厚其意誠以宣
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不為故縱遣使賜金慰厚其意誠以宣
帝愛其善治擾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乃能尚書
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事尚書
以備材任職者陛下不能不有賢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事尚書
勸此方今急務也前拜令發使還問狀時見大夫有材無
可使者召宜豫令尹逢拜令發使還問狀時見大夫有材無
倉卒者乃求非所蓄明養可廷成就者則士公孫不愛其死臨
能者乃求非所蓄明養可廷成就者則士公孫不愛其死臨

午戊

四年春正月大旱

關東民訛言行等

無故驚

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三年蘇令出材苟容求全不取操持羣下也前蘇令等縱橫
絕蘇令出材苟容求全不取操持羣下也前蘇令等縱橫
三年蘇令出材苟容求全不取操持羣下也前蘇令等縱橫
見宣帝地節三年威權素奪下常不以威權假守於成帝求始
事之章於宮中而不下會救言解至縣名厲京北今鳳翔
府蓋屋縣山曲發謂初起為盜時蓋至縣名厲京北今鳳翔
因以名縣蓋張流反至陟栗反至冬十一月復泰時汾

陰祠罷南北郊○無鹽危山土起瓠山石立東
平王雲坐祠祭祝詛自殺以孫寵為南陽太守
息夫躬為光祿大夫

後謂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矣
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時上被疾多所惡
為南陽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擢龍
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上變事告焉時上被疾多所惡
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上變事告焉時上被疾多所惡

集覽

去宋弘息夫躬等告東平王事本因宋弘以聞今

僕暴露其事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傳氏為皇太太

息夫躬為宜陵侯

左遷執金吾母將隆為沛郡都尉

王向舍執金吾母將隆為沛郡都尉

賜一少府蓋不以本藏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

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

其家備私恩微妾而以廣驕奢非所以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

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

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而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之沛郡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宜徵其前陶安國之隆請更平

七死

諫大夫鮑宣上書

也先於成帝時曾奏言宜徵定其私陶王居國此是安國之隆

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四起危亡之徵陛下奢成皇帝時是安國之隆

尚也苛吏災一眾皆惑古刑人尚服也吏取受三劫也

三也盜有七死四酷吏也落一也治也獄也劫也

疾也無一也生也望有七亡也無一也治也獄也劫也

致邪羣臣幸得邪指而無難此非欲望也守國安誠難也

容曲流教化者邪指而無難此非欲望也守國安誠難也

皇天不厭衣也拱陛下為天子牧養元如臣宣等為利而

親幸臣之賞賜爵乃天使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

非親幸臣之賞賜爵乃天使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

元三年稽侯欄為呼韓邪單于甘露二年款塞請朝後光武
中地呼韓邪為呼韓邪單于甘露二年款塞請朝後光武
下單于呼韓邪為呼韓邪單于甘露二年款塞請朝後光武
皆微子呼韓邪為呼韓邪單于甘露二年款塞請朝後光武
儻必河會使意於心夫以山敵茲服和難得故未服之者
不也河會使意於心夫以山敵茲服和難得故未服之者
發會使意於心夫以山敵茲服和難得故未服之者
少留使意於心夫以山敵茲服和難得故未服之者
智勞者勞乎心夫以山敵茲服和難得故未服之者
之者勞乎心夫以山敵茲服和難得故未服之者
柰何乎心夫以山敵茲服和難得故未服之者
此乃堅上敵茲服和難得故未服之者
國之難也既和難得故未服之者
之力也既和難得故未服之者
計也既和難得故未服之者
鴻恩也既和難得故未服之者
財也既和難得故未服之者
實者不人快寧心於望之北哉師以為不壹勞者不
罪之入快寧心於望之北哉師以為不壹勞者不
元三年稽侯欄為呼韓邪單于甘露二年款塞請朝後光武

求前乎之皇疆不未勿單五休視孔官客仲也天尚傳時說
和後其權若然矣察亂許于年令酒竅但所馮宣下能喜罷民
親十後欲時不匈也兵單朝時其如也主求曰語之容使退服
然餘深誘匈敢奴今家于中帝休漿大其尸共如刻為力外外
而年惟匈如窺本單于勝辭去有或就如養師傳令匈奴單于上書請朝
未窮社如悖慢及孝高祖之威靈三王所愚然為而六事之治不貴於
肯極稷徒費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得大興師數十萬
稱其地也追犇逐北自是傾無量之費役無
臣也追犇逐北自是傾無量之費役無
夫犇逐北自是傾無量之費役無
前出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
出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
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
樂傾無量之費役無
傾無量之費役無
無量之費役無
量之費役無
之費役無
費役無
役無
無

訛轉耳(幸)雲路冬(案)律立春之後不復行刑哀帝謂梁相
意欲東平王雲幸而過冬庶可原其罪也(中)朝漢書注孟
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朝前將軍(案)文則中丞皆中
諸吏為中朝丞相已下為外朝仲馮曰(案)髮關械括結也
朝臣也蓋時為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括)髮關械括結也
械大司馬也關猶言貫也(結)其髮以貫囚械(三)公自帝時
以都去之也(大)司馬空與丞相為三公(去)蓋不冠蓋織也
有都去之也(大)司馬空與丞相為三公(去)蓋不冠蓋織也
賢不肖主名無罪矣(如)何以先自當以負國之罪(秋)七月以
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史大夫
史大夫(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下)司隸鮑宣獄髡
鉗之(承)相故有是命(光)復故爵(下)司隸鮑宣獄髡
御史欲捕從事宣門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入
下獄諸生舉幡大守關(集)覽(行)園陵行下孟反巡視也帝王
上書墓上竟抵宣罪(關)下(行)園陵行下孟反巡視也帝王
氏曰墓上竟抵宣罪(關)下(行)園陵行下孟反巡視也帝王
九

月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明就第(明)素重王嘉以上

方欲極董賢位恨明(冬)十一月以董賢為大司馬

衛將軍(漢)輔正庶事允執其中(時)賢年二十一(公)以為

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私過(孔)光入閣(賢)來警戒衣
寵在丁博之右矣(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入閣(賢)來警戒衣
拜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賢)來警戒衣
子為諫大夫常侍(貴)由是賓客鈞敵(主)伴矣(時)王氏衰廢唯
平何侯譚子闕為中常侍(閔)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
慕之欲為子求(成)女為婦(使)閔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
者莫不心懼(此)豈家子所能堪(邪)聞咸言(亦)悟乃還
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茶)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重)天
人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置)酒(麟)毀(天)下(乃)高(皇)帝(至)重(天)
陛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置)酒(麟)毀(天)下(乃)高(皇)帝(至)重(天)
子無戲言(上)陛下(然)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上(書)曰(昔)文(帝)幸(鄧)
通無功(封)侯(大)夫(武)帝(幸)韓(馮)出(閣)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
賢無功(封)侯(大)夫(武)帝(幸)韓(馮)出(閣)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
當天(心)上(罪)也(列)備(鼎)足(橫)蒙(賞)賜(而)已(皆)不(在)大(文)帝(幸)鄧
從亦(心)上(罪)也(列)備(鼎)足(橫)蒙(賞)賜(而)已(皆)不(在)大(文)帝(幸)鄧

后 專寵白太皇太后 繼嗣 賤為孝成皇后 前與女弟昭儀 案

太后為定陶共王母 丁太后為丁姬 太后又白太皇 案

立就國 是盛尊事光名 相三主太 案

邛為侍中 策免將軍 何武 公孫祿 遣紅陽侯 案

說者皆傳 致其罪 為請 案

無辜 免為庶人 告 案

就國 董宏 子 案

白太后 輒可 案

就國 董宏 子 案

連名 奏 案

光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古曰行內謂行在所也 冬十月葬義陵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

白雉二月以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

少傅王莽為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

益州令塞外蠻夷白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

薦宗朝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

甄豐甄豐共定策今尚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

不封二望尚太后起羣臣復為太師且以時加

元封二望尚太后起羣臣復為太師且以時加

立中諸侯王或都奉孝王後封宣帝子而有孫

得者以參嗣宗室未盡而終其身下及庶民宜

政無所分故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

令太后詔曰自今以來初除奏事者引近署對

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引近署對

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足恭人王仲

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隨其人王仲

年壽過師注見重九譯獻白雉重九譯獻白雉

有過師注見重九譯獻白雉重九譯獻白雉

之輔拂我而相之謂之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曰玄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孫也師古耳孫諸

孫曾孫也言去其高曾孫也師古耳孫諸

又向效傳說授術胸觀單于烏維單于耳孫以

李云曾孫是也然案爾雅魯孫之子為仍孫從已

來孫則與孫之說相符也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

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置義和官夏五月朔日

食○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王莽恐帝外家

復奉大前哀帝立肯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

至親分難漢家之制雖中山英賢猶接姻戚親疏

間隙誠宜漢家之制雖中山英賢猶接姻戚親疏

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
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莽令太后詔剛僻經妄說違背大
義罷歸封公子寬為襄魯侯孔均為襄成侯

周公孔子之祠寬
魯頃公之後也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

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二
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

龍游江中

太師光孫寶曰周公宜告祠宗廟
大司農孫寶曰周公宜告祠宗廟

帝更名術

術反苦○大司空宗免以甄豐為大

司空

紹封宗室及功臣後為王侯者百餘人

大旱蝗

王莽白太后宜衣緇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

隕石于鉅鹿

一○大夫龔勝邠漢

助給貧民於是

公卿皆效慕焉

罷歸

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漢以王莽

之事煩夫大夫乞骸骨莽令太

為仙其後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去不知所之

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日食

○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王莽欲悅

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之厚

云須卜居次云匈奴居次云其名為王昭君之女也

反風俗通云匈奴居次云其名為王昭君之女也

氏常與單于為婚須卜氏索隱曰須卜氏次音徐連

亡常與單于為婚須卜氏索隱曰須卜氏次音徐連

陳軍斬以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

皆不封受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匈奴者因收故宣帝所為

單于單于遣使答諭厚賜焉

大說白遣使答諭厚賜焉

王名姑句前庭去胡來王唐覽去胡來西域國名唐覽其王

車師前庭去胡來王唐覽去胡來西域國名唐覽其王

之名也或曰唐魏本其國之號今號曰去胡來者義

取去胡而來降漢也函封函胡岳反匱也東篋也

永始元年下諫大夫劉輔獄為鬼新論

獄字下作論為鬼新二年十一月星隕如雨提要雨字

未至地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作亂皆捕斬之下有釋釋

按凡例夷狄若非其臣子曰斬曰殺治臣子元延二年

遣中郎將段會宗誅烏孫太子番丘按凡例於夷

此君非臣子曰斬曰殺此殺烏○綏和二年封丁明傳晏

親戚太子當書斬或書殺設作誅○皆為列侯擲凡例封拜

列侯書其屬則此當書封傳太后從弟晏丁后兄明皆為

從弟喜為大司馬○四年封傳商為大司馬當書以傳太后

傅太后喜為大司馬○元壽元年合葬渭陵魏孝元傳皇后

要書曰合葬孝元

元皇后于渭陵

資治通鑑綱目第七



